

九
尾
龜

醒世小說十二集

九尾龜

圖書局印

宣統二年九月初版



著作者

漱六山房

印刷所

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點石齋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開明書店

販賣者

各埠書局

九尾龜十二集

定價大洋肆角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二集

卷一

第一回 罡風無賴折柳摧花
第二回 渡銀河秋娘聯舊好
第三回 眞閱歷發明攻戰術
第四回 憶前塵同游釣魚巷

眉語彷徨雙心一抹
諧鳳侶名士結新歡
正比例研究床第談
懷舊事重訪莫愁湖

卷二

第五回 吃花酒駿儒得意
第六回 鬧新聞撞牆翻瓦罐
第七回 傳急電游子還鄉
第八回 揮別淚紅杏嫁東風

入鄉闌詞客觀光
洒霜毫論史出奇文
開花榜庸奴得賂
訝奇遇仙雲吐華月

卷三

第九回 辛修甫良宵逢舊識
第十回 證前緣深情結遙誓

湯媚娘薄命墮風塵
出奇計險語試傾城

第十一回

甘同夢永夜聽雞聲

困洪波長隄成漏澤

第十二回

憫哀鴻仁人興義舉

泛明湖好景入詩囊

卷四

第十三回

吞存款市僧昧良

萎慈萱北堂棄養

第十四回

章秋谷閉門守制

祁祖雲挾忿興謠

第十五回

救災黎大開賽珍會

放燄火普照不夜城

第十六回

阻星期曲房驚好夢

行酒令東閣宴嘉賓

醒世小說九尾龜十二集卷之一

第一回

罡風無賴折柳摧花

眉語彷徨雙心一鉢

上回書中正說到洪主政受了卜侍郎的屬託。心上甚是疑惑。把賽金花提出來問了一堂。又把賽金花院中的幾個娘姨大姐。都傳到堂上。對了一遍口供。大家都說賽金花並沒有逼良爲娼。凌虐至死的事情。大家的口供。都和賽金花自己的口供一般。洪主政便存了個開脫賽金花的心。依着洪主政的意思。要把那山西客人提來質對。那山西客人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大驚。究竟是人命重情。不是頑的。便找了個積年的刑部書辦。和他商量。只說現在有病。不能到堂。一面求了幾個素日往來的京官。託他們寫信到洪主政那裏去。懇求免其提訊。恰恰的賽金花的門路也走到了。盧尙書和壽尙書兩個。都分付洪主政。把賽金花一案。早日訊結。無用株連。明明就是叫他從寬辦理的意思。卜侍郎心上雖然不快。但兩個堂官做主。怎敢不依。憑着洪主政把賽金花議了一個流娼滋事的罪名。把他發到該管地方官那裏去。由地方官派差遞解回籍。這一場官司。雖然沒有什麼大礙。却花了無數的銀錢。在刑部監裏頭。又受了許多的狼籍。賽金花明知道自己這件事情。一定是卜侍郎有心和他做對。心上十分忿恨。懊

悔當初不該在華德生面前。和他緩頰。越想越氣。越氣越恨。却又把他無可如何。只得和宛平縣派來的差役。打通了關節。暫時留住幾天。料理京城裏頭那些未了的事情。講明了在京城裏頭多住一天。給解差二百兩銀子。有一天算一天。賽金花心上雖然煩惱。却還仗着手裏頭著實還有幾個錢。還有一個討人金紅。到上海去一般的也好做生意。就是從此不做生意。有了這幾個錢。一生一世也吃着不盡。那裏知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個金紅。竟席捲了賽金花的所有銀錢首飾。跟了個賽金花的車夫。不知逃到那裏去了。連幾件值幾個錢的衣服。也都捲得一個乾乾淨淨。一件不留。賽金花急得氣塞咽喉。幾乎暈倒。呆了一會。由不得號陶大哭起來。到了這個時候。方才懊悔以前嫁了洪殿撰。偏偏要重落青樓。到了第二次風塵再墮。又不肯早些嫁人。如今只落到這般田地。哭了一回。娘姨銀姐走過來。再三相勸。方才勉強把他勸住。哭聲。賽金花呆呆的想了一回。最苦的自己是遞解回去的人。不能出面。只好眼睜睜的讓他逃走。不敢報官。真是說不出的苦惱。賽金花住了哭。把物件查點了一回。銀錢衣飾都是一捲精光。只剩得幾箱舊式的衣服。和些陳設器具。多算些也不過值上一二千銀子。那班娘姨大姐。見了這般光景。一個個都去自尋門路。走得一個也不見。幸而這個

銀姐。是賽金花的舊人。倒狠有些良心。依依不捨。情願同着賽金花。一同到蘇州去。賽金花十分感激。在京城裏頭住了五天。那解差便來催着要錢。賽金花只得悄悄的親自到幾個舊時相好的客人那裏。把金紅逃走的事情。哭訴一遍。要向他們借些盤費。借了一千幾百兩銀子。又把所有的衣服器具。一齊賣掉。了一古腦兒。不到三千銀子。却被那幾個解差。足足的訛了一千六百兩銀子去。到了蘇州。住了一個多月。想着坐吃山空。不是久計。只得同着銀姐。到上海來。在法界連福里租了兩撞房屋。擺個碰和檯子。又好像是個半開門的私窩子一般。常常同著銀姐兩個人。到南誠信去坐一回兒。借此兜兜生意。不想今天無意之中。却遇着了辛修甫和章秋谷兩個。章秋谷雖然也算是做過他的客人。却一古腦兒只吃了一檯酒。不算什麼。不過秋谷以前在天津的時候。知道這個賽金花。就是狀元夫人曹夢蘭。是個著名的人物。不免要去賞鑒他一下。並沒有什麼別的意思。這個辛修甫。恰是在上年入京會試的時候。和賽金花有過交情的。兩下甚是要好。所以賽金花見了辛修甫。心上十分歡喜。好似他鄉遇故的一般。不免把自己的這番蹉跌。對着辛修甫等一一的講說出來。說到銀翠的吞烟金紅的捲逃。和自己的監禁。刑部不覺眼圈兒就紅了。說話的聲音也有些顫抖抖的。岔

起來好似那微風振簫幽淒欲咽山陽聞笛暗鳴可憐辛修甫和章秋谷也不覺心上淒然着着實實的安慰了他一會賽金花又說起卜侍郎的一番把戲引得章秋谷等都哈哈大笑起來都說天下那有這般的奇人奇事你也未免形容得太刻薄了些賽金花正色說道格個卜家裏格事體末真正天理良心倪勿曾瞎說俚一句悟篤勿相信末倪罰個咒撥悟篤聽聽倪造仔俚半句閒話末要爛脫舌頭根格倪搭俚嘆嚙恰冤家爲啥要造俚格閒話呀格個辰光悟篤才勿曾看見京城裏向格排勿要面孔格京官一逕拿仔手本到倪門浪來掛號請安格耐說阿要希奇章秋谷聽了賽金花這番說話知道不是假的便也對他笑道如今那班堂子裏頭的倌人都比不上你的這般資格六年的狀元太太三年的公使夫人更兼又是聯軍總統的膩友許多堂堂中國的官員一個個都向你上手本稱晚生這也真算得榮耀達於極點的了但是到了如今的時候撫今追昔回想當年廿年風月之場一霎曇花之夢想起那以前的事情來心上不知怎麼樣的感慨呢章秋谷這幾句話兒原是有心譏刺他的不想却觸起了賽金花的一腔心事無限悽惶迸出兩滴眼淚幾乎要哭出來章秋谷見了自己也懊悔未免說得太激切了些平空引動了賽金花的傷感連忙過去拉着他的手勸慰

道總是我不好。幾句話兒引動了你的心事。但是如今的這般時代。人生幾何。去日苦多。你也何必這般認真。賽金花拭了眼淚。瞞了秋谷一眼。慢慢的說道。繁華一瞬。富貴滄桑。倪自家懊悔。來浪盛年。格辰光勿曉得早點自家做格終身之計。到仔現在。格辰光好夢難常。華年易逝。再要懊悔也來勿及。格哉。秋谷聽得賽金花忽然滿口的調起文來。這幾句話兒却說得十分蘊藉。竟像個名士的吐屬。一般不覺喝聲。采道。你的談吐真是十分出色。想見當日妙年的時候。傾城顏色。絕代風華。洪殿撰也不知前世怎樣修來的。豔福方才娶着你這樣的。一個人。可惜我章秋谷遲了數年。就沒有這般福分。賽金花聽了。不覺回眸一笑。頰上生紅。看着章秋谷笑道。倪故歇是老太婆哉。洛俚再有捨格講究。秋谷道。徐娘雖老。丰韻猶饒。着實的不差。賽金花聽了。又是微微的一笑。別過頭去。不說什麼。辛修甫乖覺在旁格的一笑。笑得賽金花和章秋谷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賽金花別轉頭去。章秋谷便也回過頭來。和王小屏說話。修甫在煙榻上坐起身來。對着章秋谷招了一招手。秋谷見了。便走過來問什麼事情。辛修甫拉着秋谷就在榻旁坐下。附耳說了幾句。秋谷一面聽着。一面抬起頭來。打量了賽金花一眼。搖一搖頭道。我和你是要好朋友。恐怕沒有這個道理。罷。修甫笑道。你和我也是一。

樣的客人怕什麼。秋谷道：雖然如此，究竟有些不便。修甫道：這是我自己願意的。又不是你的意思。有什麼不便？賽金花坐在那裏，見辛修甫和章秋谷附耳說話。章秋谷又抬起頭來看他，心上早有幾分明白。臉上便紅起來，低下頭去，却又溜轉。秋波暗暗的偷看他們兩個人的舉動，只見章秋谷對着辛修甫，還是不住的搖頭。修甫切切實實的對他說道：這個事兒是用不着客氣的。你又何必這般的推托？況且這個裏頭別有一個緣故。我細細的和你說，就明白了。說着，便又附着章秋谷的耳朵，說了幾句。秋谷又看了賽金花一眼，眼珠一動，微微的笑了一笑。辛修甫附耳又說幾句。章秋谷方才點一點頭道：雖然如此，但是，你也要問他一下，不知他自己心上怎麼樣。萬一個你答應了他，不答應，可怎麼樣呢？辛修甫把賽金花看了一看，呵呵的笑道：你不必這般過慮。你們方才已經私自先行交易的了。那有到了這個時候，倒反不答應的理？包你一說，一依，十說，十依，就是了。章秋谷聽了一笑，不說什麼，只回過眼光和賽金花打了一個照會。賽金花咳嗽一聲，也瞟了秋谷一眼。辛修甫便向賽金花笑道：你走過來。我有句話兒要和你說。賽金花明知道他說的一定就是方才和秋谷說的話兒，心上早已十二分明白。越發的不好意思起來，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只把手中的一方綢巾細細

的看修甫見他不肯過來。便自己走過去和他唧唧咕咕的說了半天。賽金花一言不發。只是不住的搖頭。辛修甫忽然笑嘻嘻的悄說幾句。賽金花不覺一笑。面上隱隱的透出紅來。把辛修甫用力推開道。「不要瞎三話四哉。」辛修甫聽了。知他心上已經情願。便向章秋谷做個手勢。章秋谷正要開口。只見王小屏在外面同着一個中年麗人款步進來。對着秋谷似笑不笑的叫了一聲。二少秋谷連忙看時。原來就是那位臥雲閣的女東家。老二秋谷連忙答應一聲。對着他點一點頭。老二星眼微橫。蛾眉半蹙。瞅了秋谷一眼。道。二少耐倒有良心。格正是徐娘半老。難爲墮馬之粧。商婦多情。誰有青衫之淚。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二回

渡銀河秋娘聯舊好

諧鳳侶名士結新歡

且說章秋谷見了那位老二。倒不覺呆了一呆。看著老二的那般模樣。狠覺得有些不堪。不脛的樣兒。回過頭來再看。賽金花時只見賽金花側着臉坐在那裏。看着秋谷的臉微微展笑。見章秋谷驀地裏忽然回過頭來看他。一眼。賽金花會意連忙別轉頭去。忍不住格的笑出聲來。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憑你是個花粉叢中的老手。綺羅隊裏的慣家。也不由得有些左右爲難起來。只得對着老二說道。我們到那一邊去。揀了房。

間坐一回兒何如。老二把嘴一披。只不開口。王小屏哈哈的笑道。今天你也太覺得快活了些。如今該應要碰個釘子。你還沒有知道。老二已經來了好一會兒。就在隔壁房間裏頭。看了多時。我們都沒有知道。秋谷聽了。知道老二翻了醋罐。沒奈何只得要向他陪個小心的了。便又回過頭來。先向賽金花飛了一個眼風。賽金花是何等伶俐的人。心上早已明白。微微一笑。立起身來。對着辛修甫說道。倪去哉。晏歇點。一淘請過來。倪來浪連福里第九號。勿要忘記脫仔。說着。又飛了章秋谷一眼。竟自姍姍的去了。這裏老二見賽金花走了。便對着章秋谷冷笑一聲道。二少耐倒好格。倪末一逕來浪等耐。耐倒來裏尋開心。秋谷笑道。真正冤枉。我何曾在這裏尋什麼開心。不過這個人是辛老爺的舊相好。多年不見。如今在這裏遇見了。大家免不得講幾句話兒。與我什麼相干。老二又冷笑道。既然是辛老爺格相好。勿關耐事。耐爲啥要搭俚弔膀子。朋友面浪耐去剪俚格邊阿要難爲情呀。秋谷道。你們聽聽。這又是信口栽埋人的話。我何曾和他弔什麼膀子。老二瞞了秋谷一眼。道。像耐實梗格規矩人。洛裏肯搭別人弔膀子。剛剛來浪弔膀子。格是只衆生。秋谷叫了一聲阿呀。道。你這個人怎麼開口就講罵人。老二呸了一口道。耐說勿會弔膀子呀。倪罵格排弔膀子。格殺千刀。勿是罵耐。晚秋谷

不覺笑道。算了。算了。不用再罵了。就算是我錯了。如何。老二停了一停。又對着章秋谷冷笑道。二少耐阿。是做仔。邵萬生。格東家。哉。秋谷聽了。已經明白他的意思。待要開口。時。老二早接着說道。耐勿開南貨店。末要幾幾。化化。老蟹做捨。這一句話兒。說得大家都好笑起來。秋谷却對着老二做個手勢。又往自己鼻子上指了一指。老二猛然省悟。不覺得面上紅了一紅。伸過手來。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只有耐末總歸比別人家刁。梟點。秋谷一笑。也不開口。大家也沒有留心。略略的坐了一回。秋谷便同着辛修甫等幾個人。到老二那裏去。吃了一頓便飯。秋谷又邀着辛修甫等打了八圈牌。給了二十塊錢的頭。老二謝了一聲。收了進去。這一夜。章秋谷自然是不得回來的了。劉郎再到天台之舊路。依然神女多情。巫峽之行雲無恙。驚鸞顧影。飛燕回風。寶鈕郎常羅衣。熨貼就日。偎雲之夢。飄烟抱月之腰。這些情節。也不必去提他。只說章秋谷在老二那裏住了一夜。便回到新馬路公館裏頭來。見了太夫人。太夫人對他說道。你昨天晚上住在什麼地方去的。爲什麼不預先招呼一下。害得他們兩個人。昨天晚上直等了一夜。秋谷只微微的笑。不說什麼。太夫人略略訓戒了幾句。便也罷了。秋谷回到他夫人房內。見他夫人睡在床上。微微的有些睡着。秋谷也不去叫他。又走到陳文仙房內看時。只

見陳文仙獨自一個人靠窗坐著。一手托著香腮。好像想什麼心事。見了秋谷。便慢慢的立起身來。微微笑道。你昨天到那裏去的。秋谷走過來。握著陳文仙的纖手道。對不起。你昨天等了一夜。文仙笑道。自己人何必這般客氣。我只問你昨天到底在什麼地方。秋谷便把老二和賽金花的事情。和他說了一遍。陳文仙聽了。臉上不由得呆了一呆。一言不發。秋谷見了。心上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不免溫溫存存的安慰一番。到了晚間。辛修甫同著王小屏。陳海秋三個人。都到章秋谷公館裏頭來。邀著他一同出去。秋谷換了衣服。又到太夫人那裏稟知。太夫人問道。今天回來不回來。秋谷覺得有些答應不出。只看著太夫人嘻嘻的笑。太夫人道。看你這個樣兒。今天又是不回來的了。就是在外面應酬。也要自己有些分寸。不要落了他們的圈套。纔是。秋谷聽了。只得撒一個謊道。這兩天的應酬。是必不得已的。杭州到了一個朋友。不得不應酬他一下。只要過了兩三天。敷衍得他走了。就沒有事情了。太夫人聽了。點一點頭。陳文仙站在太夫人後面。對著章秋谷。嫣然一笑。把兩個指頭在自己臉上。劃了幾劃。做個羞他的樣兒。秋谷看了。忍不住也是一笑。急急的走了出去。同著辛修甫等。大家一陣風。都到連福里來。進了門。只見賽金花笑吟吟的迎上來。穿著一件元色縐紗夾襖。元色縐紗褲子。

元。色。緞。子。弓。鞋。一。身。黑。色。越。顯。得。山。眉。水。眼。雲。鬢。花。顏。雖。然。年。紀。略。略。覺。得。大。些。却。還。是。體。態。嬌。嬌。丰。姿。清。麗。見。了。辛。修。甫。和。章。秋。谷。等。便。對。着。章。秋。谷。笑。道。二。少。今。朝。那。哼。有。工。夫。到。倪。搭。來。昨。日。仔。阿。曾。吃。生。活。倪。牽。記。得。來。秋。谷。聽。了。面。上。也。不。覺。紅。了。一。紅。道。昨。天。打。碎。了。醋。缸。今。天。又。潑。翻。了。醋。瓶。怪。不。得。薰。得。我。心。上。都。有。些。酸。溜。溜。的。賽。金。花。也。不。由。的。臉。上。一。紅。道。二。少。耐。勿。要。纏。夾。噓。捨。格。醋。缸。醋。瓶。才。勿。關。倪。捨。事。噯。秋。谷。聽。了。也。不。開。口。只。對。着。賽。金。花。把。嘴。唇。動。了。一。動。眼。睛。撇。了。一。撇。賽。金。花。見。了。把。身。體。一。扭。一。言。不。發。低。下。頭。去。辛。修。甫。在。旁。邊。看。得。十。分。明。白。心。上。暗。暗。好。笑。便。邀。着。大。家。進。房。坐。下。賽。金。花。親。自。送。上。茶。來。秋。谷。連。忙。立。起。身。來。接。了。茶。口。中。連。說。不。敢。當。不。敢。當。辛。修。甫。笑。道。你。們。兩。個。人。何。必。這。般。客。氣。難。道。等。會。兒。到。了。那。個。時。候。也。是。這。般。的。客。氣。麼。一。句。話。把。賽。金。花。說。得。連。脖子。帶。耳。根。都。漲。得。通。紅。趑。趑。的。走。了。出。去。王。小。屏。對。辛。修。甫。頓。足。道。他。們。兩。個。人。方。才。有。些。意。思。給。你。這。樣。的。一。來。把。那。一。個。說。得。跑。了。章。秋。谷。聽。了。不。覺。也。微。微。一。笑。回。頭。和。辛。修。甫。說。道。這。件。事。兒。我。覺。得。始。終。有。些。不。妥。當。辛。修。甫。笑。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的。嬌。情。我。昨。天。已。經。和。你。講。得。明。明。白。白。的。了。怎。麼。今。天。又。說。出。這。樣。的。話。來。章。秋。谷。道。我。和。你。是。要。好。朋。友。怎。麼。好。意。思。剪。你。的。邊。呢。

辛修甫縐着眉頭道。這裏頭另有一個道裏。你難道昨天還沒有聽清楚麼。秋谷想了一想。道。既然如此。只好且去試他一下。料想憑着我這樣的一個人。也還不至於退避三舍。王小屏和陳海秋兩個人在旁聽了。全然不懂。不知道辛修甫和章秋谷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陳海秋本來是個性急的人。那裏忍得住。大聲嚷道。你們說的都是些什麼話兒。我們一句都不懂。辛修甫笑道。你不要性急。慢慢的和你講就是了。陳海秋再三根問。辛修甫只是微微的笑。一言不發。陳海秋沒奈何。只得由他。等了一回。賽金花娉娉婷婷的從外面進來。看了秋谷一眼。便去坐在修甫身旁。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辛修甫又在賽金花耳邊說了幾句。賽金花把頭一低。星眸斜漾。寶靨生紅。偷偷的瞟了秋谷一眼。口中却不說什麼。辛修甫一面笑着。一面又附耳和賽金花說了幾句。賽金花忍不住撲嗤的笑。將出來把一個指頭對着辛修甫頭上用力推了一推。口中說道。耐格個人。真正氣數得來。隨便捨格閒話。總歸說得出格。捨人有工夫來聽耐呀。說着立起身來。走過章秋谷身旁。趁着大家沒有留神。暗暗的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章秋谷被他拉了一拉。不由得心上有些搖動起來。也對着賽金花回頭一笑。還他一個眼風。辛修甫看了。只作沒有看見的一般。只催着那班娘姨大姐。搭開棹椅。大